



一本书的缘分

白松青



床头一直放着一本上世纪50年代初的高中文学课本,扉页上工工整整写着“韩裕兴”三个字,猜想是这本书的主人吧,只是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。

由于年代久远,课本封面泛黄,封底几近脱落。我从老家带在身边几十年了,几次搬家,这书一直是重点保护对象,不离不弃,追随我大半生。闲时喜欢翻看书中的内容,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古典文学作品,名篇选编。我十分钦佩课本原主人的学习态度,他在课本的许多留白处,密密麻麻作的眉批、注释,如今依旧清晰可见,看得出这位高中生当年的勤奋和用功,也反映出代课老师扎实的古典文学素养,一丝不苟的教学精神。

我真正感兴趣的并非教材本身,而是课本的原主人韩裕兴。他此生大概做梦也不曾想到,若干年后这本书会辗转到我手上。他是哪个村庄的人?就读于哪所学校?当时年龄多大?都是一团谜。

想找到韩裕兴先生并非易事。好奇心驱使,让我总是凭着有限的想象力“复活”着韩裕兴的生活轨迹。如果这位先生仍健在的话,至少耄耋之年吧?他极有可能生活在周边这几个村镇,祖辈也是农民出身。因为我在末页看到他

写下的几个字:周末回家锄地。字迹隐约可见。懂事的他利用休息时间还要帮家人下地干活?娶亲、盖房、置田,这些都是农民首当其冲的大事,念书上学在当时则是边缘化的事情。父母是出于何种目的,供他念书一直到高中?如果出生在县城家庭,姊妹众多,这个年纪该上班养家了。当时能念到高中,不是每个平常人家都可以做到的,可能意味着其他兄妹辍学才成就了他。

交通的不便,信息的闭塞,使当时上学条件非常艰苦。为求学,农家孩子要翻山越岭,爬坡过坎,全凭两条腿一路走到学校。即使住校,也要一星期回家背一次干粮。每次离家,纵然万般不舍,还得含泪转身。他一样有疼爱他的妈妈,会站在村口目送他渐行渐远。在当年的农村,一个农民家庭供孩子念书,全家人都要节衣缩食。这是何等的远见和毅力。寄托着全家希望的韩裕兴想奋力走出大山,成为寒门贵子,光宗耀祖,就要付出百般努力。想象着当年那个着青衫的翩翩少年郎,沉醉在浓浓的文学氛围中,心中定然有一个远大的梦想,也许是此生最快乐的时光吧。

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户人更是相信,知识改变命运。韩裕兴的书到底念成没有?是否如愿走出

贫瘠的大山成为村里人羡慕的公家人?不得而知。

这本书是如何落到我手上的呢?回忆颇显伤感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我高中毕业,回到村里务农。村里有一位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,和我家沾点亲,年龄只比我大几岁。我俩每天在一起干活,挺能说得来。当时,刚恢复高考,每天议论着村里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或中专,好生羡慕,并决心向人家学习。夏夜,我们被队长安排在田野看护羊群,夏虫啾啾,繁星点点,随心所欲地唱着歌,他信马由缰地讲述大城市的生活,劝我不要在泥土里荒废一生,趁着年轻应该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。他还给我提供了诸多复习教材,其中就有这本他舅舅用过的旧课本。但我知道他舅舅姓商,不姓韩。我们还偷偷给报社投过稿,最后都石沉大海。后来,招工的机会来了,我到了煤矿,他到了市属企业。再后来,我到省城念书,离开了当地。那几年,寒暑假回家,总想着和他见见面,叙叙过往。直到有一天,得到他突患绝症离开了人世的消息。

睹物思人,触景生情。这本泛黄的旧课本让我经常怀念那个叫韩裕兴的陌生人,还有送书并鼓励我读书的本家兄弟。



们送到派出所”,几名小偷吓得直求饶。

上世纪80年代,父亲曾经捡到一张数额不小的支票,他在原地从上午一直等到傍晚时分,终于等到了急匆匆赶来的失主。确认信息后,父亲将支票还给失主,失主拿出钱来表示感谢,被父亲一口拒绝。经了解,失主是另外一个公社的会计,支票是去客户那儿要账刚要回来的。

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“与人为善”“男人就应该打抱不平”……父亲的侠气之声犹在耳边,侠义之举终身难忘。尽管他离开我们近20年了,但他的事迹犹在昨天,历历在目,常常想,粗犷、高大、身手敏捷的父亲如若回到古代,从军许是一位将军,游历定是一位大侠。

多少次看到见义勇为、打抱不平的行为时,总会想起父亲,想起他的“侠气”,想起他对我们谆谆教诲,想起他始终秉承的“与人为善,义字当先”的做人做事风格。生活中,我们更是按照父亲的教诲为人处世,结交朋友。如今,我也将父亲的“侠气”讲给孩子,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传承“侠气”的家风。

父亲的“侠气”

张福庆

前几天,老家的发小来省城办事儿。聚会间聊起了我的父亲,发小用到了一个词:燕赵大侠。他说我父亲身手不凡,胆气逼人,爱打抱不平,有燕赵大侠之风,我颇赞同。

父亲爱好武术,很小的时候就到处拜师学艺,马步一蹲就是几个时辰。听母亲说,父亲通晓猴拳、螳螂拳、通背拳、形意拳等拳术,但他很少在我们面前显露。也许是性格原因,或者是习武所致,父亲最喜欢给我们兄弟姊妹讲《水浒传》,提起书里的一百零八将,父亲总是神采飞扬,行者武松、浪子燕青、花和尚鲁智深……唯独提起宋江,父亲就会情绪低落地叹着气说,人总得有几分“侠气”。

说到父亲的“侠气”,有几件事我印象深刻。

有一年,有夫妻俩开货车不小心把我们邻居家的院墙撞塌了,邻居开口索要5000元赔偿。上世纪90年代的50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,司机一个劲儿地赔不是,司机的爱人也哭着请求少赔一点钱,但邻居根本不为所动。

看到这一幕,父亲做起了中间人,劝邻居说,出门在外不容易,做

们送到派出所”,几名小偷吓得直求饶。

上世纪80年代,父亲曾经捡到一张数额不小的支票,他在原地从上午一直等到傍晚时分,终于等到了急匆匆赶来的失主。确认信息后,父亲将支票还给失主,失主拿出钱来表示感谢,被父亲一口拒绝。经了解,失主是另外一个公社的会计,支票是去客户那儿要账刚要回来的。

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“与人为善”“男人就应该打抱不平”……父亲的侠气之声犹在耳边,侠义之举终身难忘。尽管他离开我们近20年了,但他的事迹犹在昨天,历历在目,常常想,粗犷、高大、身手敏捷的父亲如若回到古代,从军许是一位将军,游历定是一位大侠。

多少次看到见义勇为、打抱不平的行为时,总会想起父亲,想起他的“侠气”,想起他对我们谆谆教诲,想起他始终秉承的“与人为善,义字当先”的做人做事风格。生活中,我们更是按照父亲的教诲为人处世,结交朋友。如今,我也将父亲的“侠气”讲给孩子,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传承“侠气”的家风。

榆次向东的太行山脉,最高峰叫八缚岭,清漳西源、象峪河、涂河等多条河发源于此。发源于八缚岭北麓桃花塔的涂河,从东向西顺山势而下,到榆次近郊汇入潇河,向南流入汾河。在漫长的岁月中,涂河滋润了两岸百姓,孕育了久远历史,也见证了吉涂水的沧海桑田,几世繁华。

“榆次古八景”中“神岭积雪”“十里无霜”“涂河洪涛”“榆城烟柳”“源池荷花”……都是长凝风光,涂川风景。当年从太行八陉之一滏口陉过往的商旅、兵士,爬过太行山的崎岖山路,熬过雨雪风劲的恶劣天气,穿过荆棘丛生的荒野,翻过八缚岭,行至此地,豁然开朗,沃野千里,平坦富饶。作为榆次东大门,长凝自古就是榆次四大镇之一,好山好水,交通便利,物产丰饶,生活富足。

有句谚语:“东长凝的茄子,西长凝的蒜,相立、蔺郊山药蛋。”每年夏末,是长凝蒜收获的季节,总有朋友送来一些。长长的蒜瓣坠着紫色的蒜头,带着泥土的味道,散发着浓郁的大蒜味。“与别处的大蒜不同,这车装过长凝蒜,后备箱里的味道,一两周都散不掉……”每次朋友都略显自豪地抱怨。“我们长凝种植蒜的历史有400余年,产量并不高,紫皮四六瓣,辛辣味浓,香辣可口,捣成蒜泥隔夜都不变色……”当时只当是王婆卖瓜,没怎么当回事,自家吃不了,就送东家赠西家,本着分享原则,并未觉得珍惜。

人就是这样,来之容易便不懂珍惜,直到有朋友想要多买一些,托人再去问,才知再难寻到。“过了季节该卖的都卖掉了,只零星能找一些,多的就没有了……一收割就被抢购,过了这几天就买不到了,大路边摆摊的大多不是本地的,购买需谨慎。”突然觉得平素里有点“暴殄天物”,自己手头富裕的,便觉得人人都有很多,其实,很多东西的价值,不能单用金钱来衡量,而应该考量其附加值。比如,榆次近郊的朋友,每年都记得送来新蒜的情谊。

记得有一年初夏,有朋友借了村里赶会的由头,叫了一大堆朋友前往。春和景明适合踏春,大家一路看树木茂盛,庄稼绿油油,阳光和煦,并不是很熟悉的一大堆人,欢天喜地,逛了集市,串了亲戚,好几个院子走走停停,然后开始闹哄哄地吃饭喝酒,有的早来,有的早走,他迎来送往,好不热闹……我那时就觉得吵。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,多少年之后,再回忆才后知后觉,那不仅仅是一顿饭,还是主人的一份情谊。

珍惜,是面对无情世界的一种态度。对当下人和事的珍惜,对过往人和事的珍惜,对生死离别的平和接纳……如鸡毛蒜皮一般的琐事背后,或许也藏着些许情意,也许并不多也不重,但值得被看到、被记得、被珍惜!

长凝蒜
①六瓣
周至